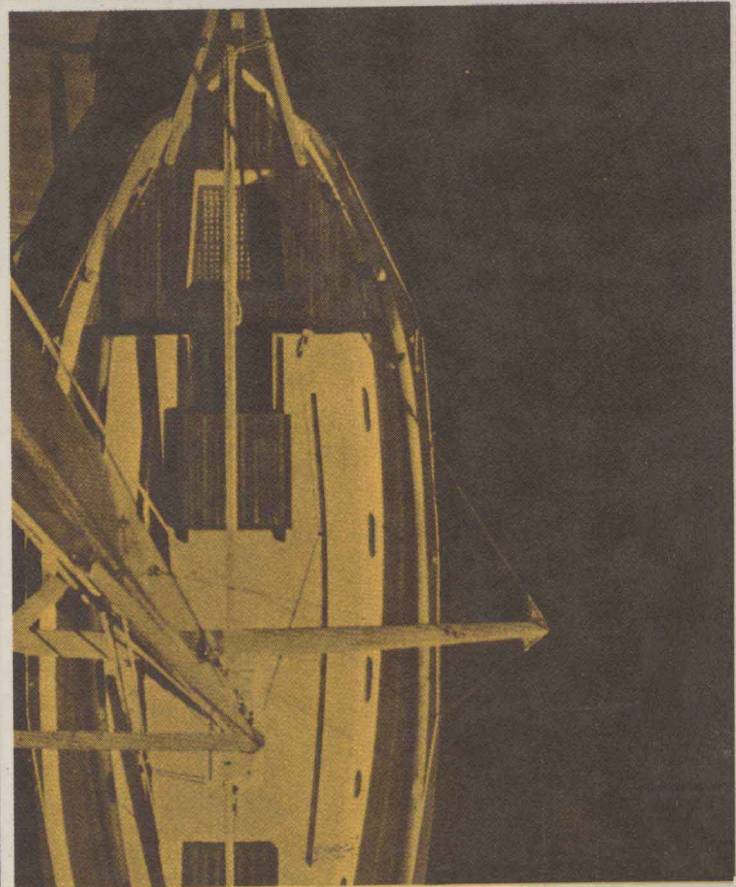


香蕉船

張系國



洪範文學叢書④

香蕉船

張系國

洪範書店印行

香 蕉 船

④ 洪範文叢書

著 者：張 系
發行人：孫 玫 兒 執行編輯：張 國
出版者：洪 範 書店 有 限 公 司 力
地 址：臺 北 市 厦 門 街 一 〇 八 號 二 樓
電 話：三 九 二 一 七 五 七 七
郵政劃撥：一 〇 七 四 〇 二
印刷廠：永 裕 印 刷 廠
初 版：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八 月
九 版：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登 記 證：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一 四 二 五 號
法 律 顧 問：陳 長 文 （理 律 法 律 事 務 所）
臺 北 市 敦 化 北 路 二 〇 一 號 臺 塑 大 樓 七 樓

（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初	版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八	月
二	版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十	一
三	版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四	月
四	版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二	月
五	版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六	月
六	版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十	一
七	版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一	月
八	版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八	月
九	版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張系國的關心和藝術

楊 牧

一

從一方面看來，張系國是今日文學界的異數；從另一方面看來，他是現代中國知識界值得驕傲的一個代表。張系國是異數，因為他以科學的專業訓練維生，却以文學知名。他是值得驕傲的代表，因為他證實知識有用，知識份子有用，更在他積極的社會參予裏，證實他所藉以參予的方式——文學創作——是有效的。張系國以科學家的身份證實文學是一種積極的心智鍛鍊，有意義的社會活動。

有人以為文人是有所謂典型的，不外乎孱弱的體質和多幻想的心態——這一個印像到底如何產生，如何成立，我們幾乎無法追蹤了。可是，我猜想有人在看視文人的時候，往往只看例外，未曾看一般。海運開通以後，中國讀者稍窺所謂浪漫派詩人的軼事，而主要的英國浪漫派詩人竟

顯得是孱弱和多幻想的。印象的氛圍往往不確實，例如英國浪漫詩人的奮勇吶喊，許多人都未曾專心傾聽過；又例如哥德本是有力量而冷靜的日耳曼哲人，然而「少年維特的煩惱」不幸採取了自傳書信體，於是讀它的人，便錯以為哥德即是維特這一個少年，而愛維特，學習維特，即是愛哥德，學習哥德——這判斷失誤的現象，不言可喻。一羣例外的歐洲文人影像，加上愛倫坡，加上李賀，黃仲則，郁達夫之流的矇矓側面，竟能使人以為文人合當如此，孱弱的，多幻想的，在社會生命的邊緣徘徊。其實，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都不是孱弱的，他們的幻想也不是漫無邊界的；他們粗曠有力，他們上下求索，擁抱現實的世界。此於西洋是真，於中國傳統更真。

現代的作家更應該是健康進取的知識份子，無論身心都應該是健康進取的。一個健康進取的知識份子，力能磨練自己之所學，以之傳播紹介，啓發大社會的智慧；他關心，他愛。文人不再是象牙塔裏的生物，而是現實世界的一份子；因為他關心和愛，他發言的時候，心情是虔誠的，遣詞是嚴重的。他有時會惹起週遭的誤會，可是他不會考慮退縮，雖然他有可能像張系國那樣自問：

我爲甚麼不是一條蟲？如果我是一條蟲，至少還可以在祖國的泥土上遨遊，沒有了意識，也就管不了別人的閒事了。

但他是不會甘心做一條蟲的。現代的作家是現實社會的一份子，他和任何有節操的人一樣，知道飲水思源的意思。張系國在新竹長大，他是一個知道飲水思源的人，他愛新竹，愛臺灣，愛這片領他長大成人的土地。他說：「如果我不能經常接觸我成長的這片土地，呼吸到自己國家的空氣，我知道我便喪失了我寫作力量的唯一泉源，我的存在亦完全沒有意義。」

張系國最近十年中大半時間住在美國，可是他的文學完全是爲了臺灣而創作的，爲他所關心的人而創作。他筆下的人也許不是活在臺灣的人，但臺灣對這些遊子而言，正如圓規的立足點——英國詩人鄧約翰說：你是圓規的立足點，我遊動移轉，可是我的靈魂永遠傾向你不遊移的那一個定點！

二

第一次和張系國見面，是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在柏克萊。那時他是加州大學的研究生，我也是。雖然他學電腦科學，我學比較文學，我們却覺得有好多東西可以談。起初大家談來談去，無非都和臺灣有關，有時也談到大陸的問題，例如「文化大革命」之類的事件。柏克萊有一個現代中國研究所，資料甚多，我們關心現代中國的人，無論學的是聲光化電，還是文史哲學，都不免會在那研究所的圖書館碰面，碰面輒談論報上的消息，談完都不免搖頭歎氣。那些日子裏，做爲

一個留學生，想在報上翻到甚麼好消息，真是登天之難。

張系國在我們那個小圈圈裏，年紀最輕（比我還小四歲），一張娃娃臉，使大家不得不把他當小弟弟看。他年紀雖輕，做事情却極有條理，凡事按部就班，相處久了以後，使我們都覺得應該對他刮目相看。那時「純文學」月刊還在出，我們都是經常寫稿的人。張系國的小說常在「純文學」出現。他的小說後來收在一本叫着「地」的集子裏，由純文學出版社印行，其中作品除了顯示出他對臺灣強烈的愛心，對土地深刻的認同以外，我以一个學文學的人，更歎服他文字筆意的明快，和結構佈局的完整。不久他和臺北出版的「大學雜誌」聯絡上，更爲他們主編該刊的「域外」專欄，我和別的朋友都在「域外」裏寫過稿，而張系國更偶爾捨棄他小說的文學形式，開始寫些長短不一的思想性文章和社會評論，時常有相當中肯有力的見解。我猜想他後來寫隨筆雜文用「域外人」爲筆名，當是這個時期的醞釀啓發，從此張系國除了小說家以外，也變成一個「方塊作家」，而實際上他是科學家。

我常常想，人家說「科學報國」，科學想是可以報國的，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張系國學的是電腦科學，一定是可以服役社會的。可是他在科學之外，又要從事文學，這勿寧是一種常人所無的勇氣。他說：「別人爲藝術而創作，是別人的事，」而他自己不爲藝術而寫作，「我只爲人而寫作。」這話說來固然甚辯，多少也可窺見張系國「科學之不足，繼之以文學」的心懷。當然，

別人為藝術而創作，也不見得便不為人而創作，只是因為一般的作家每日所接觸的泰半已是人的問題，便難以想到「為人而寫作」可以成爲一種宣言。也許張系國在本行的事業裏，每日接觸的是電腦，終於對電腦之「非人性」產生反感，這時想到人方才是他所愛的對象，人的掙扎方才是他所關心的問題，於是寫下了這麼一句號稱他並不在乎藝術的心得。

我們在柏克萊的最後一年，張系國在作博士論文，我也在作博士論文。有一次他輕描淡寫地說，他的論文是「教電腦認中國字」，這時大家圍坐吃稀飯宵夜，有人挾一塊味全西瓜入口，隨便問道：「教電腦認中國字？幹嘛？」他輕描淡寫地說：「認中國字啊，用處才大呢！」大家不懂，也懶得追問，話題一轉，還是談政治比較有興趣。不久以後，我忽然感受到我的論文需要電腦爲我提供統計資料，我跑去問張系國，解釋給他聽，他說：「沒有辦法。電腦不認識中國字，看不懂『詩經』。」這時我才知道教電腦認中國字多麼重要。電腦不但可以幫你研究英國文學和其他一切拼音字寫作出來的現代文學，還能幫你研究古代文學——我有一位中世紀文學教授即曾委由電腦中心爲他做了整部 *Chanson de Roland* 和 *Das Niebelungenlied* 的字彙分析，資料堆滿研究室，令人羨慕不已——只是不能幫你研究中國文學。張系國學科學，想到要使科學爲中國服役（這應當是真正的「科學中國化」吧），而他的科學好像還是冷冰冰的，並無法脫胎換骨來爲中國服役。科學不行，科學家總行吧。科學家是人，張系國是人，是中國人，深愛國家民族的

中國人，他提筆寫作，用藝術的形式，以自己的血肉和感情投入文學之中，「爲人而寫作」。

張系國說他不爲藝術而寫作，而是爲人而寫作，這個意思可以了解。這正如我說，我每天上鬧鐘的發條，並不是爲了闡揚科學的真理，而只不過是爲了叫鬧鐘第二天早晨準時把我喊醒罷了。

三

「遊子魂組曲」六篇所處理的問題是如作者所說，「人的掙扎」，或者應該更明確地說，是人的浪迹，身體和精神的飄泊。這浪迹的結局一律是死滅，從地球的表面消逝，有些人帶着辛酸，怨恨，有些人帶着迷惘，幻想。張系國描寫，甚至研究，人的掙扎的問題，而他所提供的答案是憂鬱的，雖然他也暗示反抗精神的尊貴，可是反抗精神隨時有被淹沒的危險。這種憂鬱要到「笛」裏才稍稍化解，彷彿有一絲陽光，保證人性和大自然之間確有一點共通的靈犀，有待我們去熱心尋覓。

「冬夜殺手」裏的老夫妻如何被移置於美國下雪的土地上，我們不必追問，於心了。當年戎裝執劍的東白同志，注視着這一刻「白髮凝結着褐色血塊，灰背心沾滿血跡」的自己，他和他的老妻死於一場平凡簡單的搶劫案。一對尊貴的靈魂——「吃虧是福」——在面對暴力時，是沉

默地逸失了。小說以迥異尋常手法的回溯進行，白描出他們流浪生命的最後一天，時間被切斷，空間被移動，數十年堆砌起來的鷹揚記憶和人生哲學是「冬夜殺手」背景裏的反諷，人的掙扎是微弱的。張系國小說裏最老的遊子被重擊而死。他小說裏最年輕的遊子（「藍色多瑙河」裏的阿貞）自殺身死。阿貞從大陸逃到香港，先出售她恐怖的記憶維生，繼又以出售她年輕的裸體形象維生，賺了錢捐給小吉他們辦反共雜誌，「拉毛澤東下馬」，她以為流浪到香港，便是解脫，其實並不然；等到她發覺即使流浪到德國，也不見得可以保證是解脫的時候，發覺人家還是要她出售恐怖的記憶才能生活的時候，她終於割腕自殺了。兩相比較，我們覺得阿貞比「冬夜殺手」裏的老人更睿智，她能預見後果，她不允許自己繼續受辱，寧可淹沒在她自己幻想的多瑙河裏。

「香蕉船」裏跳船的海員好像是瑣碎的生命代表，可是他的瑣碎正好反映出許多浪迹在美洲的人物的寂寥和挫折。那人說紐約跳船的中國船員有兩萬多人，可是我們知道「跳船」只是象徵，如此，則不僅僅兩萬多人了！嚴格說來，小說裏的我（黃國權，「國家的國，權力的權」）也可以說是一名跳船的海員。這小說以死者和斃事的生者背道而馳的遭遇交織而成。黃國權忙於相親和約會的事，在張系國筆下，也有一種蠅蠅狗狗的氣味。這樣看來，瑣碎無聊的好像不是香蕉船上的海員，而是「我」。相對於黃國權，「紅孩兒」高強似乎更積極地想做點甚麼，他在保衛釣魚臺運動的時候，忽然左轉，而一旦進入左派的鬭爭局面，却永無脫身的機會，終於變成

了「大毒草」，被「批倒鬮臭」，最後竟告失踪，消逝在美國茫茫的人海之中。高強代表精神浪迹的悲慘結束。這時，他周遭的人還在選擇他們的路，他的哥哥高維選擇「替美國人做事，真沒有安全感」的生活；陳紀綱博士口試沒有通過，很迷惘，選擇去大陸「爲人民服務」，結果如何，不得而知；王復城選擇回臺灣；鍾貴選擇了上帝，並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找到了一個太太，覺得非常快樂。一篇「紅孩兒」，道盡了十年來留美學生的困惑和悲傷，而高強這名「紅」孩兒所遭遇的正是最大的屈辱，一顆無力拔高的靈魂被埋葬在一個扭曲了的「運動」裏。

高維在美國覺得「替美國人做事，真沒有安全感」，相似的情形見於「本公司」。這裏嘮嘮叨叨的葉雖然口口聲聲對臺灣本地的客戶說「本公司」，却深知那個一九〇一年創辦的美國公司並不是他或任何中國雇員的公司，他們只是些供驅馳的牛馬罷了：「還是洋人佔便宜，我們幹得再好都沒用。總公司就是不信任我們！」所謂精神的浪迹，也可見於此，葉人雖在臺灣，精神却是浮飛的；尤其想到宋子佳之死，他不能不覺得戚戚然，可是小說結束時，他還是口口聲聲「本公司」，這是自欺欺人的敬業精神：「本公司將不斷的擴大、擴大、再擴大，本公司永遠在前進，本公司永遠在發展，本公司永遠在替人類造福。有一天本公司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謝謝各位！」

一本「香蕉船」裏，所處理的無非都是這種飄泊解體的靈魂，這個時代中國人掙扎的痕跡，

在美國，在海上，在香港，在臺灣，奮鬥求生，他們的血和他們的淚。張系國答應繼續寫些比較「不悽慘」的做爲「遊子魂組曲」的結尾。我們在期待中，猜測張系國會以廣大的同情和愛寫出像「笛」一樣肯定的小說來。

「笛」初看起來，好像是形形色色社會問題的暴露，但其實是張系國對於原始價值的肯定。張系國把一篇社會小說寫成了一篇關於人性意義的宣言。羅黛是山地姑娘，生前喜歡唱歌，爬山的本領很強，時常打赤腳。她的脾氣和性格異於其他的康樂隊隊員，因爲她純真率直，甚至不知道應該保護自己，如何保護自己。別人喜歡她，也許還愛過她，可是那種愛竟摧毀了她。張系國幾次強調羅黛是「安寧」的象徵，完全孤立的純潔抵抗着不斷攻打着她的社會現象。

這個社會展示的現象包括小太保械鬪，縣議員包庇血案，冒牌的天才兒童出國深造，東洋人鏢死十三歲的鄉下姑娘，不知恥的「歸國學人」，不一而足。斃事者在令人沮喪的現象裏穿梭求生，最後他覺得他已經和羅黛認同了，因爲羅黛也曾在那些現象裏穿梭求生。那一個晚上在羅黛的家鄉，他看到鄉下人做聖誕裝飾燈，想像外面的世界如此打擊着無力的五峯鄉，「感到一陣輕微的痛楚」，這時他聽到窗外霧裏的笛聲，「覺得必須對她的一生負責」。一枝笛的抑揚頓挫是羅黛的一生，是鄉土力量的極致，他覺得她比大家都強，能夠奮鬥至於死滅，維持着她的純真，如此說來，她也還算是能夠保護她自己的，「我相信她還活着」。

我相信我能夠找到她，我一定會找著羅黛。在一個湖邊，我會遇到她，一個十七歲的女郎，蓄短髮，眼睛發亮，胸前掛着一串項鍊。

張系國首次逸出分析性的語法，耽於幻想的文字，以之肯定羅黛的永恒，鄉土生命的永恒。羅黛死過一次，可是羅黛在純真裏死，羅黛並沒有死。

四

張系國的關心是一個知識份子對於現代社會的關心，那份關心本是分析性的，他往往和他小說裏受苦受難的人物維持着距離，可是在「笛」裏，張系國終於決心打破這一面知識的藩籬，自動介入他人物的宇宙之中。張系國從小說的世界走進詩的世界。

張系國走進詩的世界。這話需要解釋。有人以為小說是介入的直接的，詩是隔離的間接的，然而文學的極致是詩的文學，亦即是作者終於放棄他客觀的分析精神，一舉暴露出他主觀的好惡時所創造的文學，他的筆鋒帶了感情，而且不因那感情覺得羞恥。文學之能動人移人，斷非由於其分析的性質，而是由於其遽爾擁抱，不再矜持的，詩的接觸。張系國或是為人而寫作，不為藝術而寫作，可是他所創造的小說，已經不只是一個科學家藉以渲洩他對社會關心的工具而已

的完成而流傳。

——不論張系國喜不喜歡藝術——小說是文學，文學不能藉關心的深淺而流傳，却有可能藉藝術了。當張系國突然京懷科學的紀律的時候，我們發覺，他所寫的「人的掙扎」已經是一種藝術。

蓮花·十一·七·六七九一

次 目

一	序 (楊牧)
一	遊子魂組曲
三	香蕉船
一五	藍色多瑙河
三七	冬夜殺手
四	本公司
六一	水淹鹿耳門
九	紅孩兒
一〇一	天魁星落草
一四	笛
一四三	後記

遊子魂組曲